

大上海小说丛书

李肇正

躁动的城市

DASHANGHAI
XIAOSHUO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躁动的城市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李肇正

躁动的城市

DASHANGHAI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躁动的城市

李肇正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发行业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783-9/I·1447 定价：13.50元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罗 洛 周介人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第 一 章

1

季小凤的心头堆积着一块巨大而又浓厚的阴影。这阴影随着她的思维呼风唤雨，搅扰得她没有片刻的宁静。德宝下岗快有一年了。德宝是她的丈夫。每天傍晚他吱扭吱扭地推着小车到马路边上去摆小摊头，卖馄饨和面。德宝总是垂着头勾着背，一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模样。季小凤所在的电视机厂也很不景气，她只能拿很微薄的赤膊工资。季小凤觉得眼下的生活正和她日渐衰竭的生命力一样，呈现出一派枯黄灰暗的色彩。唉，工厂兴旺发达时，工人们拿很低的薪水；工厂陷入困境时，他们却承担起全部的苦难。他们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统统托付给工厂。工厂过去曾辉煌过，现在艰难了，将来呢？

已是深秋季节。繁华的大都市离开春种秋收的乡村已经很遥远了。都市的居民，呼吸不到湿润的春风，品尝不到秋天里谷物成熟的香醇，严寒之后暖风和畅地吹来，酷暑之后凉爽徐徐地降临，这就是他们对于季节的全部感受。季小凤有过八年插队

落户的历史。当时知青们无不切齿痛恨，肝肠寸断。现在聚拢来，却往往以为那是一段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生活，至死不忘。秋天里，黄澄澄的稻穗在泥土的腥味里焕发出阳光的干爽而又热烈的气息，天地间似乎荡漾着可以醉倒一切的千年佳酿。还有棉花，短矮茁壮的茎秆呈绛紫色，叶片枯萎地垂挂，像随风欲逝的蝴蝶，棉桃苞绽开来，喷吐出毛绒绒的球状的白花，勾画出一道粉一样的景观。过去的艰难是一杯苦酒，现在的艰难是一杯残茶。

季小凤对这座生养她的城市产生出一种距离感。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组成了都市瑰丽雄壮的体魄。在高堂华屋的扶持下，蛰伏着一幢典型的石库门老房子。从四周高楼的顶端朝这里看，像是一口枯井，石库门老房子灰蒙蒙的三角形的屋顶，也就成了死水上的一团枯草。因为占地面积小，人口密度高，所以土地批租市政建设轮不上它，这里的居民动迁无望。因为它是高层建筑楼群中的一块疮疤，房管部门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拆，所以旧房改造轮不上它，居民们原地改善无望。听老一辈说，解放前能住上这种楼房的人，大都是收入丰厚的公司职员、教书的先生，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老板。那时，一个客堂间要卖十几条“小黄鱼”。石库门前常常停满了三轮车和黄包车，穿长衫或西装的先生们坐上去之后，就咻地掀开怀表看钟点。那一声脆响伴随着金光闪闪，渲染出一种殷实和自信。人间沧桑，时至今日，楼梯漆黑的还要坐马桶的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老房子，早已失去了过去的稳健和富足。那里的居民照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没有花头”，凡是能沾上钱或权的，早已纷纷搬出去住新公房和洋房，他们有路子。随着城市改造步伐的加快，下只角的棚户区拆迁得差不多了，现存这样的石库门老房子就有些贫

民窟的味道。

季小凤一家三口住一间十二平方米的亭子间。季小凤不是石库门老房子的传统居民。她在南市的棚户区度过了童年时代，间隔了八年的插队落户生活，又回到了一成不变的棚户区。结婚的时候，单位里套出这个亭子间分配给她，那时也算是天大的喜事。但十几年住下来，就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也会愁眉苦脸。季小凤非常眼热煤卫独用的新公房，但她不敢奢望。工厂都快倒闭了，还能指望什么？

石库门老房子也有好处，这里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左邻右舍，好的时候割头换颈，吵的时候鸡犬不宁。吵的起因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大火表贴字啦，自来水滴水啦，两家孩子打架骂人啦。吵得轰轰烈烈，却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冤家似的两人见了面只要谁先叫应一声，就干戈化为玉帛，和好如初。石库门的居民好像古时的乡党，聚拢到一起就议论国家大事。聚拢的机会是很多的，大热天在弄堂里赤膊上阵，傍晚时候一楼人在合用的灶披间里煎炒蒸煮。居民们在单位里或许都是慎行讷言的好职工，回到家就像脱缰的野马，骂腐败慷慨激昂，叹下岗悲愤交加，一骂一叹便释放了郁结于心的不平之气。有时老人们也会说：“说话当心点，今后的事情啥人也说不清。”年轻人不在意，谁也不会相信过去的恶梦会重新降临。

灶披间一楼四家合用，十二平方米的空间各居一方，拥挤中的井井有条好像是雕刻出来的，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每一件东西都有其固有的位置。每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只称属于自己的利益，别人的领土一寸不占，自己的疆域一寸不让。狭窄的空间全凭这约定俗成的法则维持了和平。吊橱上锁，煤气灶上锁，甚至自来水龙头也钉个小木盒锁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

不可有。

底楼客堂间的张家姆妈首先发现季小凤家那一方领土的空旷寂静。张家姆妈看见德宝低着头像影子一样无声地从她眼前飘过。德宝把小推车用根生锈的铁链条锁在弄堂里。小推车一半是煤炉，一半是装劈柴煤球的木箱，四只轮子是用工厂废旧的轴承做成的，一推动就像碎钢铁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凄厉的刺响。张家姆妈就和别人窃窃私语，无非是说季小凤穷啦可怜啦。说别人穷的时候他们面有戚色，心情却很好。自己还没有穷到那个地步，就是富裕的。富裕是件光荣的事情。张家那一晚吃馄饨。张家姆妈特地盛一碗送上去。邻里之间送点小吃食是常事，这时她却有一种窥探的心理。季小凤开了门，神情很呆滞。张家姆妈不眨眼地看着她，很热情地说：“我今天特地去买了块热气的纯精肉，小包装的肉糜不好吃，都是肥肉。小凤，趁热吃。”季小凤木木地说：“张家姆妈谢谢你。”张家姆妈说：“不用谢不用谢，楼上楼下的，谢了难为情。小凤，碗不要忘记了，放在我家煤气灶上就行了。”张家姆妈退身下楼，就压低喉咙对人说：“季小凤面色蜡黄，好像刚刚哭过。老公赚不动钞票，老婆苦煞。”众人一片唏嘘。突然大家噤了声。季小凤把碗还给张家，因为不作兴还空碗，就煞费苦心地盛了碗赤豆。大冷天，德宝也会卖桂花赤豆汤，所以家里早有储备。白瓷碗里有一片暗红色，季小凤双手端着一步步走来，竟是十分的庄重和肃穆。张家姆妈说：“啊哟，怎么好意思吃你家东西？罪过罪过。”季小凤的五官只有嘴在运动，她说：“再穷也不能穷了礼数。再说大家都是工人，靠一点死工资过日子，谁也富裕不到哪里去。”张家姆妈接了那碗就像捧了块火炭，悻悻的讪讪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季小凤做什么事都没有心绪。莉莉放学回来说：“妈妈，我

头痛。”季小凤赶紧去试女儿的额头，约有几分热度，就给她吃了颗速效感冒丸。莉莉吃了药就昏沉沉地睡着了，双颊泛出了红晕。季小凤拎拎莉莉的大书包，好重好重。莉莉读初三，是尖子生，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五名。季小凤最怕女儿生病，心痛女儿是其一，怕花钱是其二，还怕影响了女儿的学业，考不取重点高中。他们这一代路已走到尽头了，希望全在女儿身上。女儿要光宗耀祖，去做官，去做老板，给他们扬眉吐气。女儿应当拥有汽车洋房，把他们在梦里都不敢得到的东西统统变为现实。女儿再不济也要到大公司去当白领，千万不能当工人。他们当工人已当寒了心。他们有多大的失望，就对女儿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他们笼罩着下岗的恐惧，饱受着贫穷的煎熬，就希望女儿有一份稳妥的高薪的工作。

季小凤喊醒莉莉，叫她吃张家姆妈送来的馄饨。莉莉吃了几个，就说胃里要翻，不肯吃。季小凤还硬塞了两个，余下的自己吃了。馄饨吃得无滋无味。到了晚上，莉莉的双颊更加红了，像火烧似的。季小凤把自己的太阳穴贴到她的太阳穴上，立即有炙烤的感觉直冲入脑膜。季小凤急得要落眼泪。莉莉乖巧地说：“妈妈，不要紧的，一夜睡过去就会好的。”季小凤说：“小孩子家懂什么？”就急忙打开老式五斗橱最上面的那只上锁的抽屉，乱翻一气，只找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钞票，一数是五十二元。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季小凤居家度日的原则是天晴防天雨，常将有时思无时，她着眼于女儿将来浩大的教育费用，就拚命从牙缝里刮钱存银行。家里季小凤说了算。她规定自己每月四百多元的收入悉数存起，德宝摆小摊头赚的钱用来日常开销。可是有将近半年，季小凤只能拿到二百多元的赤膊工资，其他二百多元按人头发的各种奖金和补贴厂里也没说不发，只是欠着。

但存入银行的钱是定数，工资不够就拿德宝的血汗钱垫进去。季小凤哪怕是算破了心也一月接不上一月。季小凤一恨厂长老徐不顾工厂的死活给自己买三室一厅的商品房，还说处级干部应该有一百平方米的住房这是规定，他没有超标；二恨车间主任老王进一批废料，工人们辛辛苦苦做出来产品却又被退了回来，害得大家都拿不到奖金和补贴。季小凤还恨学校乱收费，开学时缴了三百多元学杂费，以后差不多每月都要缴一百多元，什么语数外理化政等考试科目的复习资料啦，提高班补课收费啦，还有一些每个学生都要捐的善款。季小凤从来不叫穷，女儿要缴的钱她一分不少，要让女儿响当地做人，要苦就苦自己和德宝。季小凤反反复复地数那钱，都是五十二元。季小凤每数一遍，心情就灰暗一分。季小凤横下一条心来，无论如何要让女儿上医院。季小凤扶女儿下楼时，一闪念想敲张家的门借点钱应个急，但耳边立即想起刚才大家掏心挖肝的话语。季小凤就是饿死冻死，也不会把个“穷”字露给大家看。季小凤与女儿走入寒夜时，心里又苦又涩又酸。这时她不想哭，治女儿的病比什么都要紧，她连落眼泪的心情都没有了。

季小凤用自行车推莉莉上医院。季小凤分不清这咚咚的巨响是急促的脚步声还是慌乱的心跳。到了医院，挂个急诊的号七元五角，季小凤一进医院就有被斩了一刀的血淋淋的感觉。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轮到莉莉了。医生例行公事地问话，写病历，听心肺，言简意赅地说：“流感。”十分专业化的术语把莉莉的高烧概括成人人都能等闲视之的小事。

季小凤一路担心，小心翼翼地把处方递进收款的小窗口。里面很快就传出铁一样的声音：“一百二十八元八角。”一二八，要我发，多么吉利的数字！季小凤怔忡地站着，怨毒地骂着自

己：“季小凤你不是人，就连给女儿看病的本事都没有。这四十多岁活到狗身上去了！”排在后面的一个小伙子很幽默地说：“老阿姐，练香功啊？”季小凤爆发地骂出声来：“啥人是你老阿姐？回去喊你老娘！”小伙子并不生气，继续幽默道：“一看就晓得你是打工嫂，在工厂里受足气，寻个人骂山门可以理解。骂山门伤身体，不如回家吊个沙袋，就当它是厂长，一拳打过去，又解气又健身。”把厂长当沙袋，真是绝妙的比喻。季小凤从安徽农村回到上海当工人将近二十年，工人和厂长的矛盾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激烈。要是在平常的时候，季小凤一定会为这近乎无赖的天才拍手叫绝，这当口却什么心绪也没有，一个回马枪杀回诊疗室，要医生重新开张处方。医生嘴角挂着浅笑，从鼻子里发出很轻的嗤的一声，就接过处方，像弹琵琶一样顺手用蘸水笔划掉几样贵重的药。季小凤的那一根最敏感的自尊的神经被拨动了，心里充满着一片细碎尖利的繁响，就像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杀伐之气也有，乖戾之气也有，更多的是走投无路的吁告。

季小凤几乎是噙着泪，又去付款领药，然后用自行车推女儿回家。莉莉在妈妈的身后真切地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生病了！”季小凤热泪盈眶，强忍着，说：“莉莉我的乖囡，天要落雨人要生病，这是没有办法的。只要你读好书，随便啥事体都不要管。”深秋的夜晚，长风冷飕而又峻切，一阵紧接一阵，像海浪一样连绵起伏。母女俩都感觉不到寒冷，母亲担忧着女儿骤起骤落的体温，女儿领悟着母亲吭哧吭哧的喘息，皆无言。老疙瘩的法国梧桐树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斑驳陆离，黑褐色的树皮脆裂开来，呈现出青白的躯干，像是经历了岁月的重创，飒飒地而又不屈地演绎着人世的剧变。夏天里浓荫匝地，深秋里落叶

满天，老法国梧桐树是城市的一道最典型的景观。时而肃穆端庄，时而雍容华贵，时而满目疮痍，时而衣衫褴褛。一种幽邃凄怆的感觉从心底升腾而起，季小凤顿时寒冷彻骨。

莉莉突然尖声叫道：“爸爸！爸爸！”莉莉的手从季小凤的耳边伸出去，细细长长的手指像一支飞箭。季小凤定睛看去，只见丈夫正在小摊前忙碌。德宝下岗后，白天在家干活，晚上摆小摊，男人的棱角早被磨平了。德宝垂着头，勾着腰，脸冲着蒸汽升腾的大铝锅，正专注地用漏勺舀着什么。有一刻德宝凝固了，背影像一座静穆的石雕。季小凤的步履滞缓而又沉重，几乎挪不开，呆呆地看着，突然坚定沉着地迈开脚步。莉莉颤声道：“妈妈，你哭了。”季小凤落下一颗热泪，被凄寒的风一送，冰冷地砸在莉莉的手背上。莉莉说：“妈妈，你别哭，我也要哭了！”季小凤说：“莉莉你不能哭。你再哭，妈妈的心就灰了。你要笑，笑得比啥人都响亮！”莉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果真忍住了盈盈欲下的泪珠。静夜里，行人渐已稀落的马路上，自行车滚动出极细密极匀称的沙沙声，像是有淙淙的泉流从灿烂的银河里滚落。

灶披间里，张家姆妈正在和几个老太打卫生麻将，哗啦啦哗啦啦的一声像骤雨敲击着屋檐。张家姆妈认真地摸牌，不抬头地说：“莉莉生毛病啦？现在身体顶要紧了，啥人都不能生病。小凤，我帮你冲了两瓶开水。”石库门老房子的温暖在季小凤心头荡漾开了。季小凤把迫切需要的两瓶开水拎到家里，好像自己浸泡在蒸汽翻腾的热水里，蜷缩的疲惫的身体顿时舒展开来。

2

又是一阵紧张的忙碌，安排莉莉吃药睡下，季小凤这才松出